

看到的)，面對山所露出的疲憊、讚嘆、興奮與野性。

登山的人多，能寫山的人少。宸君就是那極少極少山選中的人裡那一個。我看著這十九歲靈魂寫出來的文字，我感到愧疚（一種奇怪的愧疚，因此這篇文章耽擱了許久，最終仍是拼拼貼貼過去我對他的追憶）。一個遠比我跟山心靈相近，遠比我還要有寫山的天賦的年輕人如此離去，而我現今坐在書桌前，只能回憶與他相遇的點點滴滴。或許是對命運不平的慚愧吧。

寫作一直是宸君的夢，在生命逐漸消逝的時刻，宸君始終沒有放下他的筆。在最艱難的時刻，在死神近在眼前時，宸君仍要提筆。宸君說，我以為只要一直寫就是作家了。

啊，宸君，我想到怎麼回答你當時的問題了（或者說是回答自己的問題）。害怕孤獨的人可以寫作嗎？這是一個迴圈，因為只要一直寫作，就不怕孤獨了。文字裡眾聲喧嘩，鬼魂與生者同在。在山裡也是一樣，一直走就不怕孤獨了，只有停下來孤獨才會有機可乘。

我想起那個我們最初的通訊，他提到《午夜巴黎》（Midnight in Paris）裡葛楚·史坦（Gertrude Stein）的話：「不要害怕死亡，別這麼失敗主義，藝術家要想辦法找出那個時代空虛的解藥！」

不要害怕死亡，不要害怕孤獨。因為我們心底現在都知道，這是為了什麼這麼多人要走向山，走向寫作的緣故。

長途旅行成為了練習守住祕密的過程，學習節制及保有自己的力量。練習在當下去信任時間、蒐集「痛」的源頭。

——來自日記

## 活著的人都正趕赴一個地方

2017 / 01 / 22

train tour: Sealdah train → Budge Budge train → Tollygunge  
步行 → Kalighat (人民影展) → Tollygunge train → B.B.D Bag  
train → Kolkata 路面電車 → Lenin Sarani/Nirmal Chandra Dey Street

注：一·印度在路上的大眾交通工具

基本上都是隨招隨停，

只要車速慢就可以跳上去

二·火車時間其實很準

· 死亡、符碼、賄賂(交換)、詩與神(隱身)、歸返

死亡：到青年旅舍時，一樓是提供舉行喪禮的空間，到的時候正好結束，一位雙腳布滿

白斑的老太太被白布裹住抱了出來。我還沒能理解這座城市的死亡：我感受到的是城市的「生」。汽車、嘟嘟車、人力車、老鐵馬非常有默契地閃躲，同時擠壓彼此的空間，人們將巨大的物事頂在頭頂，莊嚴地試圖走到對街，孩童在車潮與人潮之間玩一只單薄的塑膠袋風箏，在路邊的棚子旁洗澡。他們知道城市有人正在死亡嗎？答案是否定的，死亡是城市的一場共謀。因此我們能夠這樣解釋：這些活著的人都正趕赴一個地方。

賄賂：Police、圍觀

詩與神：負重者的隱身、凝止的時刻／西西弗斯〔……〕

符碼：岳岳能理解城市的符碼及其運作／鐵軌寬、路面電車的年分、列車&月臺的高低差、軌道會去哪裡

2017 / 01 / 23

Local train: Sealdah → Bongoan

火車上又是另一個市集——街上的延伸，但又在狹小的箱體中形成小小的世界。

他們對著我們的車大聲讚揚，像是在彼此分享早晨傳來的令人愉快的消息，戰爭的

捷報，勝利的球賽。他們時而測試車胎的硬實程度，時而擠壓喇叭，時而按壓煞車，盡可能把這些嶄新的發現傳得愈遠愈好；有時見到了來自遠處的人，我們就以為自己擁有掌控距離的能力。但我更傾向欣賞另一種人：他們總是不發一語、隔著一段距離站在我們的身旁，肅穆的神情令人無法猜測他們是如何估量「距離」這件事；距離太過珍稀，不容輕視。

## The Mayor's eyes

2017 / 01 / 24

Baikola stay

初至Baikola時，我們熱切地感受到他們對我們的凝視，尤其這裡的人都擁有一雙長睫毛的大眼睛。在不斷被凝視的情形下，心非常疲憊，以致忽視了我們自己是如何凝視他們的。

我的鏡頭就是村長的眼睛，他對我們展示令他引以為傲的事物，同時向他人展示我們。在他眼裡，最重要的是神龕，其次是國旗、內塔吉(Netai)的肖像，我們時常被要求為它們照相。我們的足跡涉及整個村莊，也被要求替每一戶人家照全身的全家福照，有些人也會不經意地向我們展示令他們引以為傲的物事，比方說一位男人堅持和他的羊合照，某些按下快門的瞬間，我突然覺得自己好像正在做什麼嚴肅的事。村長投射驕傲在村民身上，我們的出現致使村民回應了他的盼望。

有時我覺得自己也似乎正在傷害什麼。我們進入學校、婚禮。所有人對我們的驚呼，這算不算一種傷害？

## 十二號公路記事

2017 / 01 / 25

Baikola <sup>SH3</sup> → Duttapulia <sup>SH11</sup> → Krishnanagar  
<sup>NH12</sup> → Bahadurpur Dhubulia → Singhati附近

你只能一直移動。把裝備揹在身上時，也像把自己也揹著。深吸一口氣，憋住，從一個村莊到另一個村莊。

2017 / 01 / 26

Singhati <sup>NH12</sup> → <sup>NH122A</sup> → Palsanda

騎在NH12（接：印度十二號國家公路）上，即使路況不佳，仍然能夠感受到筆直、平

整的荒蕪。戴上太陽眼鏡後，印度平原的色調變成透明感的琥珀色，直到這時我才能好好觀察不斷減緩速度的一切。

覺得自己還沒真正找到一種「箭在弦上」的生活方式，眼神尚未被磨利，還得在單車上多生活幾天。快騎不下去的時候，我會將自己想像成一尊尚未上漆的泥像，就維持著那樣的姿勢，使自己全身乾裂。

1. 猜測與估量：在NH12上，沒有任何號誌提供辨識，即使距離、方向的指標偶爾出現在角落，你也失去了讀它們的欲望。我擁有一隻碼錶，能告知我此刻移動的速率、今日的里程數、以及過往所有距離的總合，但我遲遲未將這隻碼錶安置在我的單車上，即使安置了，我想我也不會去讀它。我現在能夠做的唯有猜測；我放棄估量還要多少公里、多少時間到達下一個村莊。我開始思忖，這一株樹出現之後，會再看到下一株同樣的樹嗎？騎鐵馬經過的老人，與重重壓過路面的貨卡之間相互關聯嗎？跟洪堡德旅行南美洲的經驗類似：南方夜空的星星、仙人掌都讓他明白自己已經遠離家鄉，但只要一陣牛鈴聲響或是牛鳴，就能讓他「彷彿重回泰格爾的青草地。」我必須重新估量時間和空間的觀點；對單車旅行而言，你可以將各個遇見的物事視作相連的整體，但每樣事物都將

拖曳你至某處；那可能很深。

2. 岳岳拖車的輪組終於死了，整支花鼓爆裂，失去運轉的核心。那天他如往常地騎在我前頭，我在後頭能清楚地觀察他拖車運作情形：左邊的輪子開始大幅度偏擺，製造更多沙塵，隨即便像個垂頭喪氣的人靜止。岳岳蹲下來試圖將花鼓裝回原來的位，說時遲這時快，兩位印度當地人立刻現身，也不先客套地詢問岳岳是否需要幫忙，直接拿起工具動手幫岳岳修花鼓。來印度一段時間，時常覺得當地人會非常獨斷地替你「決定」一些事；他們時常「決定」你不需要被幫助，這件事有時是溫暖的，畢竟有時自己連自己需要幫助都不願承認。（達赫幫哈凡打開車門）

· 象群移動製造的劇烈沙塵

2017 / 01 / 27

Umagur → Malda luggage

13141 Malda → NJP

印度平原的城市、鄉下充滿魅力，公路邊的城鎮令人作嘔。

行李車廂兩側的門可以拉開，即便是行進間也可以維持敞開的狀態。移動的時候，就像坐在有觀景窗的巨大箱子中。

我記得那時岳直接走過去把笨重的車廂門拉開，風灌進來，變得極低極低的黑色地平線就像在閃動一樣。許多家庭會在將近天黑時在門口燒一堆小小的炭火，店家會點亮櫥窗上方一盞小小的燈泡（*deails*：掛成一串的零食，櫥窗裡各種形狀、顏色的甜點）；這些微小的光源似乎能夠將某種共通的事物串連起來：這種串連的重要性並不在於使平原構成巨大的網絡，在於它牽動了每一張臉孔。

如果你曾經和同伴在夜晚時行走山徑，一定會在某些時刻相信只要有光亮的地方，就會有煙，通常那些時刻也是不得不去相信的時候。

岳打開車門後，一直維持同樣的姿勢……

2017 / 01 / 28

在荒蕪的十二號公路上，蹂躪沉重鐵馬的孟加拉男子，划槳般推動自己的輪椅前進、一路歌唱的老人，步伐蹣跚、製造沙塵的牛隻，擠在巴士車頂的青年，分別在不同時間與我的單車交會。他們出現不是因為他們在那裡；事物以零星的方式分布，相互揭

示彼此。

每天清晨，我和我的單車一起進入霧霾裡頭。灰塵落在我看得到和看不見的地方。荷頓告訴我，無名鎮（*Whovillage*）有重大危險，我們必須讓整個鎮輕輕飄飄地落在一株植物上，爬到最高的山頭，將整個鎮放在那裡。這趟路程需要的可不只是勇氣與意志，手中握有一個具體而微的世界，應當細膩以對。

在印度平原騎車的這段時光，特別容易想起這部國小看的動畫片《荷頓奇遇記》。某天，大象荷頓無意間聽見一粒飄在空中的灰塵傳來細微聲響，他用鼻子捲起一株蒲公英接住灰塵，嘗試與裡頭可能存在的世界對話。灰塵裡真的有一個叫作無名鎮的村莊。擁有九十六個女兒的村長聽見了荷頓，也開始試圖傳達自己的存在給外頭傳來的噪音。

幾天前，*Baikola*的村長邀請我們在村子多停留一天。見到村長時，我想起 *mayor* 這個英文單字就是因為《荷頓奇遇記》才學起來的。村長特別示意我攜帶手機（我的手機後面貼了 *Legalize Gay Marriage* 的貼紙，即使到了同性性行為尚未合法化的印度，我也沒有想過要撕下來），才開始帶領我們繞行整個村莊。我的鏡頭即是村長直視村莊的視線，我們隨著他的視線移動，在他指定的地點止住腳步，為他所展示的物事一一照相。同時，他也向村莊展示我們。

我最常被要求拍攝的對象是村裡的神龕、內塔吉的肖像，以及印度國旗。我第一次拍攝內塔吉的肖像時，被要求獻上花朵，第二次村長指定的取景畫面中，學校職員在

左下角低頭辦公，他背後的肖像彷彿能夠不斷延伸。村長甚至帶我們去到燒製磚頭的工廠，他要求工作中的人們暫時維持固定的姿勢，我舉起手機立刻按下快門。扛著磚頭實在太辛苦了。

為每一戶人家照相的感覺則大不相同，我偷偷把W老師的方法學起來，先按快門才數一、二、三。由於語言幾乎不通（多數村民不會說英文），只能藉由手勢或眼神理解對方的意思。有時候，我會覺得這種受限的溝通形式十分迷人。荷頓與無名鎮的村長無法看見彼此，袋鼠媽媽（她的角色很像動物世界的護家盟）認為荷頓整天對著一株蒲公英說話會教壞小孩，下令摧毀它。無名鎮的村長知道危險即將降臨，因此召集所有村民，每個人找出手邊所有能夠發出聲響的物品。他們敲擊、踩踏、吼叫，廣場的擴音系統將微小的聲音擴大好幾千、幾萬倍，你可以試著想像聲音變成一群蜜蜂。

和Baikola的人溝通時，你必須用盡「末梢」的氣力。我很想把「末梢」解釋為身體最脆弱、也最敏銳的部分。它能夠感知音頻的震顫、光線的匯流、冰晶與火焰的撞擊，如同幾乎每一種語言都擁有表達極度思念、渴求遠方、浪漫和破除浪漫的詞彙。

## 暫別印度平原

2017 / 01 / 29

Siliguri ———→ Rangpo Bus ———→ Namchi ———→ Ravangla

· 車掌撕下十張紙條，一張代表20盧比。

（時常看見車掌收錢會由紙鈔的寬邊將紙鈔折成二分之一。）

2017 / 02 / 01

搭上離開Siliguri的巴士後，意味著暫別印度平原。此刻我以回想的形式準備寫下由印度平原至錫金，在錫金生活四天的種種，我能夠告訴你Siliguri騙子的技倆、顛簸行駛的古普車、Ravangla鎮市集的野鴿，和Maenam hill的纖瘦女孩。穿過樹與藤蔓、望見聖湖和風馬旗的視線、剛煮好的白飯與豬肉、Green Tara Temple與河流、移動的



實踐與想像、很快被雲遮住的干城章嘉峰。

但也許在當下，這些事情並不是這樣子的。事件正在發生時，會清楚地意識到時間正在流逝，即使陷入某種狀態或情境暫時忽視這件事，心底還是隱隱約約意識得到。這種感覺很像不小心與誰共謀了什麼似的。

我向來認為自己的記憶模式是瞬間、跳躍式的；我特別容易記得某些我認為重要的瞬間，整體的事件變得不那麼重要，當然，這很可能是因為一旦開始回憶，事件本身就是真的遠了。常常聽到「旅行是為了製造回憶」的口號，但我有時根本連當下都不知道怎麼製造；如果持續步行、專注聆聽、指認遠處或近處的事物這類狀態是可以「製造」的，那我又要如何相信「製造回憶」？我唯一能夠確認的，就是事發當下的「共謀」，就是「接近」與「遠離」二者首次對視的時刻。

「他是地理老師，所以知道錫金跟拉達克。」

「那他知道這個村子，有這樣的一片樹林嗎？」↓「猛烈的探索帶來理解。」

如果你繼續追下去的話，看待事物的尺度會愈來愈廣，就像有好幾把量尺那樣。但即使你擁有所有尺度的丈量方法，終究無法進入他者的尺度。你在那條線的外頭。

.....

Tara是印度教的神。在你被困在河岸邊時，他會拉著你的手領你渡過河岸。知道這個意象令我感到平靜。這並不是出於某個被允諾的未來，而是河流就出現在我面前；河流包含一切過往。在只有燭光光暈照明的廟宇，過往的一切細節如同骨骼般的完整呈現，無法穿渡。

走錫金的山路時不會特別意識到自己遠離了家鄉；目前走的山徑海拔大約兩千多公尺左右，和臺灣中級山海拔相似。走上山前，不論在哪裡都有相似的感受：覺得自己必須重新適應什麼；這種感覺我完全不陌生。

2017 / 02 / 02

Khecheopalri → Yuksom → Dubdi Monastery

沿著trekking trail蜿蜒而下，一座牌樓出現在左手邊的角落，零零散散的人群在牌樓前活動。煙霧從坐在椅子上烤火的人之間向上飄升；等岳走進我的手機鏡頭範圍，我

開始觀察孩子們的遊戲：他們在地上疊起三片石片，手中持粉紅色塑膠球的孩子用力踢毀疊起的石片，遊戲正式開始。這有點類似我們熟知的躲避球，其他孩子四處逃竄，若被擊中，則換他當鬼。

2017 / 02 / 04

此刻我和岳兩個人坐在Second Class的殘障車廂，各自倚靠一盞小小的頭燈為身邊的事物照明——早上由Tashiding搭乘吉普車至Jorethang，原本打算在Jorethang換車去Darjeeling，但後來被告知已經沒有直達車了，要繞到偏離大吉嶺許多的Melli換車。我們決定放棄大吉嶺的行程，直接回到Siliguri領回寄放的單車，準備繼續搭乘火車前往東北七邦。

我們先由Siliguri開始搭乘，到Alipur Duar站後等待隔天清晨四點開往古瓦哈蒂的班車。不過在Siliguri上車時，卻因為被車長勒索而意外得知這兩班車所使用的列車是相同的，也就是說，到Alipur Duar站後，我們無需把單車和登山背包移下列車，只要在列車上等到清晨四點，列車就會再次發動，將我們帶到不算真的目的地的目的地。對旅行而言，沒有一個目的地是終點。

待在一列不會移動的火車上是什麼感覺呢？一列不會移動的火車還算是火車嗎？但待在這裡的時間感很怪，外面傳來的火車、汽車喇叭聲，火車調車移動的規律聲響，喇叭放送的音樂聲讓我深切地知道自己離某個世界極為接近，卻被車廂隔在另一個世界裡面。我在想，也許無法移動的此刻，正是另一場猛爆性的旅行也說不定。

↓旅行——在鐵軌邊生活的人們

情境：B坐在A對面的椅子上，他們剛吵完架，陷入不知如何是好的沉默。B睡不著，但也無法做其他事情，包含書寫，只好緊繃而倔強地坐著。在沒有任何照明的情形下，B看著A打開一個薄薄的塑膠袋，撈出一個長而彎曲、看起來十分脆弱（易碎）的事物。B聽到打火機敲擊的聲音，火焰劇烈地包覆（裹）他的前端，直到A用力吹一口氣，空氣中只騰下火的小小的印痕。A將它勾在窗上，除了橫向的，像是百葉窗的設計，這扇被拉下的窗戶勢必也擁有垂直結構。煙緩緩飄了出來，直到這時B才知道那是蚊香，煙進入室內後，又向外繞了出去。B覺得煙似乎要回到什麼地方，不過這個念頭旋即消逝。（A點完蚊香後，像是毫不在意似地躺下，卻浮躁地不停翻身）B用遲緩的步伐走到對面，才突然哭出來。

## 與一群曼尼普爾青年的相遇

2017/02/06

待 在古瓦哈蒂的一日半很可能是目前除了錫金外最放鬆的時光，儘管剛抵達時住宿不斷被刁難，很多便宜的旅館都不開放給外國人住，最後勉強住進政府機構設立的旅館，但一間房卻要一千五百盧比。也許是突然一次失去太多錢，隨之而來的念頭竟然是「住宿都花這個錢了，那乾脆吃飯也多花點錢好了。」這個念頭奇異地令我們放鬆下來。

古瓦哈蒂和加爾各答充滿暗示的龐雜感完全不同；古瓦哈蒂同樣擁有暗示，但你並不需要費心地破解錯綜複雜的謎題。發現暗示的感覺就像有人把火車站的垃圾全數清除、整棟建築突然變得安靜而空蕩，這令人感到錯愕，同時夾雜些微失落。你會在某個轉角發現巨型的KEC招牌、陳列精緻女裝的櫥窗、擁有遮陽篷的露天餐廳；儘管這一切也可能夾雜在陳舊的雜貨舖子、路的邊緣烤玉米的炭火中，但你不會像在加爾各答那樣不停試圖去辨認什麼。

· 令人著迷的微小事物：烤玉米的炭火、地上的彩虹旗。

.....

紀念在Silchar與一群曼尼普爾青年的相遇

—— Green Day-Wake me up when September ends 手抄歌詞

Roshan's 家族史

二〇〇年前祖先從曼尼普爾到西爾恰爾，爺爺弟弟的妻子年輕時住米佐拉姆，丈夫是警察，退休後搬回Silchar。

她坐在下層的床上，翹著雙腿抽菸。煙霧隨著她的話語顫動。不說話的時候，她就像靜止在那裡一樣，即使煙霧並不是。

Ibuhau 家族的肖像

軍人父親和母親合拍的半身照，布幕是藍灰色的，雖然感覺是去廉價的照相館拍出來的，但仍感受得出慎重。

大家會擠在床上說家族的故事，時不時放聲大笑，儘管我們聽不懂他們的語言。

回憶跟這些男孩的相處過程時，我會努力地將所有的細節找回來，這是重要的。這些細節整體而言由生活構成，我得把這些順序記起來：拜訪Roshan的舅舅和媽媽家、

六個人擠一臺嘟嘟車去shopping mall，到shopping mall經過服裝店和錶店的櫥窗、走上樓梯抵達位於二樓的超市、買完醬油後一人拿著一盒咖啡牛奶在街上喝、在Bazaar買了紅蘿蔔和高麗菜、逛了Naga社區、為Ibuhau買了生日蛋糕，再去拜訪他家。不曉得為什麼，我覺得像這樣子和他們生活一天，就能稍稍離他們的歷史接近一些。我所接近的並不是一個大歷史敘述，而是一種由個體的生命構成、能夠隱隱約約望見的集體圖像。

我們來自同個地方——我們都屬於蒙古人種，但與其說他們在乎我們是否擁有相同的來處，倒不如說他們更在意最終我們分別走到了哪裡。

.....

“There's so close to the Ocean, isn't it?”

戴著墨鏡，來自阿魯納恰爾的大哥在ferry上對著你大喊，風、河水拍擊船身，引擎運作的聲音幾乎要蓋過他的嗓音。過了布拉馬普特拉河，搭上嘟嘟車，又開始展開一連

串的移動，坐在後車廂時，你幾乎以為即將要習慣這一切了。

再差一步，你就會真的相信了。

2017/02/07

大約一週前，聖岳連結在單車後輪的行李拖車花鼓嚴重損壞，在印度無法維修，只能等待一位三月將和我們在尼泊爾會合的朋友從臺灣帶來新的輪組，才能繼續倚賴單車移動的行程。事實上，我們很可能都非常慶幸這件事發生。西孟加拉邦實在不是個適合騎單車的地方：每天你吸入大量的霧霾，車輛瘋狂的駕駛技術、一長串音色詭異的喇叭聲令你完全無法理解自己到底置身何處，覺得生命都被扯成一串詭異的音符。當你停下自己的單車，身邊會瞬間擠滿圍觀的人群；你完全不曉得他們是從哪裡冒出來的，就像剛拔完草卻下了一場大雨，無法理解雜草又是什麼時候長出來的一樣。

這陣子我們得仰賴火車進行移動。出國前，我確信我的Masi CX旅行單車能夠帶我穿越任何地方，到了印度卻時常不斷質疑這件事。有時我被困在車流中，覺得自己根本騎不出置身的公路和街道；紮營通常是困難的，必須往前不斷推進，直到找出不會亂開

價的旅社為止。往前推進時世界無止境的運轉，所做的一切彷彿都回到某個原點。我們以極其疲累的語氣強撐著臉上的微笑，回答每位圍觀者的問題，心中不斷祈禱能夠儘快擁有自己的空間。但和其中某些人的眼神對上時，我又會突然覺得自己正在介入、甚至破壞什麼；我情願自己從未抵達這裡，也情願自己不曾擁有這部單車。

鐵軌將某部分人的生活一分為二，這一岸和那一岸的生活是相互對稱的。你能夠在鐵軌兩邊看見正在曬晾的鮮豔衣物、凌亂的被褥、煮食的炊煙。從古瓦哈蒂到Jumding的路途上，我甚至看到鐵軌兩邊的人們都撿拾了印有甘地頭像的廣告看板做為篷屋的建材，宛若一個堅實、嚴密的社群。當然，鐵軌上也會有零星的小小社群，在加爾各答附近移動的區間車上，有人把整個沙發搬到鐵軌上，她就坐在上面曬太陽。火車接近時會對這些人按喇叭，他們就自動移開鐵軌上的家當，等待火車通過，再回到鐵軌上繼續生活。

Second class (一等車廂)的走道時不時會有人來回穿梭，販賣任何你的想像能觸及與無法觸及的物事。賣礦泉水的小販會把箱子扛在頭上，賣某種咖哩豆的小販則是一手提著裝滿豆子的鐵桶，另一手拿著非常薄的塑膠容器。如果你要買一份那種豆子，他會把鐵桶放在你面前，把豆子舀進塑膠容器裡頭給你。坐在我們對面穿著傳統服飾的姐妹，其中一位還穿了鼻環，用名片那類較硬的紙剪成的紙條舀那些豆子吃。我們也碰上不知如何面對的時刻：一位流鶯直接在走道對聖岳提出邀約。遭到拒絕後，她帶著她的

驕傲離開。那是種輕佻、卻絕對不容被侵犯的氣息。

火車駛入森林，穿越平坦的田野。在火車上，隔著一個距離看待事物的時間變多了。我並不因此認為自己正在遠離什麼，儘管真正的接近是不可能的。「穿越」意味著暗示的發生，在池塘裡用力撒下棕色漁網的婦人可能是一種暗示，停在檳榔樹叢中的鐵馬是另一種。背著弓箭的父子，往森林的方向走去。

我們打開平板電腦裡的離線地圖。這列擁有三十幾節車廂的列車前半部的車廂已經開始左轉了，後半部卻仍在右彎。離線地圖記錄著列車行徑路線的變遷：原先隧道並未被打通，列車必須拖曳著曲折的軌跡，繞過一座山頭。甚至最後我們推論那條鐵軌很可能能夠通往緬甸，因為舊鐵路在地圖上顯示的是東南亞規格的米軌，而非印度鐵路常見的寬軌。在臺灣的時候，我們曾經在廢棄的舊隧道裡頭紮營。那時我們的呼吸一定變得謹慎而緩慢；我們或許真的以為，火車的靈魂會從那個迷幻的深處衝出來，但卻不曾發現，可能是自己被吸進去了。

前幾天，我們悄悄回到一列暫時不會開動的火車上，在火車裡渡過一夜。

大約晚間十點左右，我們抵達Alipur Duar站，原本打算在車站睡一晚，等待隔天清晨四點開往古瓦哈蒂的班車，卻被車長告知我們能夠留在車上，清晨四點這輛列車會繼續開往古瓦哈蒂。重新走回列車上，電源全數被切斷。世界並未跟著死去，我聽見遠處傳來的汽車喇叭聲、火車調車移動的清晰聲響、巨大的電子音樂聲使我明白自己仍然

與某個世界極為接近，但卻被隔在另一個世界裡。

我們在空中蕩的車廂中為了非常小的事情吵了一架，與其說在旅行中，任何微小的事件都能夠使接下來的旅途變得令人難以忍受，我寧可將我們的爭執視作為了避免旅途的重量變得太輕，得用這樣的方式使重量回復。他想躺下，身體卻十分僵硬，而我也在他對面的座椅上無法動彈。隨著時間過去，他緩慢地從背包中摸出一個非常薄的塑膠袋，拿出一截細長的物體，直到打火機敲擊的聲音傳來，我才知道那是他在泰國買的蚊香。火團包裹住蚊香的前端，吹熄後只剩下火星，煙霧一絲絲地飄升。他把蚊香卡進窗縫，關上的窗戶上面有百葉窗式的橫紋，但肯定也有垂直的結構。

我站起身，往他那張椅子的方向走過去。坐下來後，我將原本深吸的一口氣吐出，才真正開始流淚。我必須用盡全身的力氣節制自己的情感，才能允許自己流淚。我若不這麼做，火車就無法駛進沿著平原開展的夜色裡，而我也無法和他在車廂裡再多待一些時間了。

2017 / 02 / 12

North Lakhimpur Bus → Majuli

接近日落時分，住我們隔壁的法國男子和美國老夫婦提議步行至兩公里外的地方看夕陽。即使對現在的我而言，重要的並不是夕陽本身，「走到太陽下山」這件事可能比較吸引我。

步行的過程中，有許多物事和我們擦身而過，比方說一大群牛隻，搬運稻草的婦女，但那些騎著老鐵馬遠去的人們的身影卻比其他事物在我腦海中停留更久的時間，久久揮之不去。他們的時間似乎與這個地方所有人的時間不同，這種感覺和在十二號公路上有點類似。

我跟岳說，我想乾脆在印度搞一臺老鐵馬回臺灣，以後就騎著它環遊世界。我欣賞那種時間感。我們開始談論單車的結構，岳說其實他的臺灣雲豹是老鐵馬的三角結

構，我的Masi這類歐洲車款結構上就有差異。

· 印度大眾單車品牌：Hero

有時我真的會覺得在印度騎單車就像在傷害什麼一樣，但實際上到底什麼事物被我傷害了我並不清楚。這種傷害的感覺並不真的是因為撞見此地的匱乏或貧窮；我從不真的認為印度是個貧窮或匱乏的地方，相反地，我認為這裡充斥生命的象徵意涵。我認為自己傷害了這個地方是因為自己擾動了時間與空間裡的什麼，覺得自己存在的和不和諧。

和諧的方式唯有抗爭。我們在圍觀者聚集時死命守衛自己的家當、拖車輪組毀損時蹲在路邊維修。有時你並不確切知道自己在守衛什麼，但你只能死守著。你得這麼做才能對等地站在這個地方、才能繼續踏下去。

那些騎老鐵馬的人出現時，他們的存在就不只是當地的一部分而已，因為彼此已然產生關聯，即使你們並不實際接觸過。他們從這裡到了那裡，靜悄悄地向時間和空間裡的什麼抗爭，同時致意。但這樣的存在很接近吳明益《浮光》裡的〈美麗世〉。他為之神往，也為之神傷。

洪堡德從來不曾覺得離家這麼遠，要是他現在死去，恐怕得要經過數月還是數年，家人和親友才會發現。

他知道這封信不可能抵達目的地，但並不要緊。在他們當天晚上停留的安地斯偏鄉寫信，是洪堡德唯一能與兄長的對話方式。（P. 105）

——即便已經到了遠方，這是不是也是「千百種限制與孤獨？」

2017 / 02 / 15

Guwahati Stay

這陣子開始覺得「身體裡的聲音消失」，在觀察和記錄上都未能擁有突破，找不到什麼核心。修過自然書寫與閱讀過《博物學家的自然創世紀》的經驗告訴我，核心介於理性、縝密的探索和靈魂深處的感知之間，最近的我無法由一個又一個小小的核心一一擊破，我想我必須開始成為蜜蜂了，如果不這麼做，我想我會漸漸死去的。

「理解事物的運作法則」對我而言仍然是困難的吧。即使也稍稍瀏覽過一些資料，我卻時常無法把資料和實際事物連結起來（也許是因為這樣我才無法一直專注在檢索資料上）。

我想，總有一天，我必須理解火車往何處去、在哪一站會車、所經過的地方地景如何呈現。我得去設想一些情況：他站在平交道前等了二小時，但他從來不可能知道那班火車已經被取消。這件事在這個村子從來不會知道。他們再也沒有愛情。他知道火車開出去的時候會往北方轉彎，他以為他只記得這件事。

火車轉彎時，不同階級的人們必定都經歷相同的奇幻時刻（車廂晃動），這些晃動都可能改變某些人的一生。

你必須知道火車在哪裡會車，否則你不會知道一對青年男女躲進行李廂，迎接他們的是無數火光。（汽化蠟燭是把汽油倒入形狀像蠟燭的金屬罐裡）

你必須知道和移動相關的種種，但有時你寧可自己什麼都不知道。你就會以為大家都會和你去到相同的地方。

· 印度平原——階級分明

· 東北——彼此接觸



## 抵達加德滿都

2017 / 02 / 18  
Kathmandu

我其實不太想知道自己到底怎麼到這裡來的，仔細回想起來，很多時候你根本不知道自己是如何到達某些地方的。最好別太用力回想，否則這件事會失去意義。

我大致可以把從古瓦哈蒂至加德滿都的移動告訴你：先搭乘週四下午六點半由Kamakhya Junction開往Muzaffarpur的長途火車，勉強擠上殘障車廂的上鋪，加上誤點時間隔天下午將近四點抵達Muzaffarpur，在幾乎沒有做任何事的時間的情況下搭上六點四十五分開往邊境城市Raxaul的班車，卻又因為誤點在絲毫不打算移動的車廂待了四小時，總算才在深夜兩點抵達邊境的車站。

當你清晨自上鋪醒來，隨之展開的是永無止盡的晃動。你幾乎以為自己已然熟悉這樣的狀態，就像身邊那些把整個生活搬上列車的人們。世界在近乎沉睡的情境和節奏中

晃動，今天的雲層將地平線之上的一切包裹住，只是地平線實在延伸至太遠太遠的地方了，導致在這裡生活的人都認為自己已然離開了什麼：原本在田埂上嬉戲的孩童，看見火車從眼前通過，都會作勢將手中的物事拋擲出去。有時是竹枝，有時是泥塊。但我曾看過一位男孩的手始終空著，列車通過的速度正好足夠被一把隱形的槍射擊；他比出開槍的手勢，但在我意識自己被子彈擊中前，他很快地繳械了。

「找不到繼續下去的理由」是件極為尋常的事，總是會有一些時刻你完全不知道自己為什麼在這裡；你感到荒謬、與處所的不相稱，沒有任何事物能夠說服你。岳岳的視線從沒自窗外移開，他在看什麼？他在看什麼呢？與其說他正專注於某種事物上，他的狀態比較像是他者的時間都在他自身之外。有的時候，我會懷疑這算不算對他人漠不關心的結果。你知道的，有時候即使是愛也很難找到理由。我想在此跟各位說明一下旅行另一層面的特質：理由時常存在於不特定的事物中，吹到一陣良好的風、撞見挑沙子的老婦人，感受會立即變得截然不同；理由並不會很明確地被「找回來」，但你知道自己在某個地方。你知道自己就在某個地方。

接近Raxaul時，倚靠登山背包坐著睡眠的我又肩頸痠痛地醒轉。紫色的深夜是黑暗被照耀的結果。我問岳怎麼會這麼亮，他伸手指著車廂另一側，對面巨大的工廠釋放過多的照明。霧氣像過多的睡眠般沉降，而我明白這種光亮不是真的。

· 加德滿都長髮(稍長)男子縫補鞋面的神情 ↓ 《天橋上的魔術師》

· 沙子裝進老婦人的背籃

## 營地生活

2017 / 02 / 20 ~ 2017 / 02 / 21

- 「你到底會不會愛？」「我不知道，愛都是你教的。」《沙郡年紀》
  1. 誰才可以隨大雁而去！〈但願我是風〉
  2. 矛盾為終結↓經歷夠多凝視和親近之後，也就沒有荒野可供珍愛了。〈沼澤地的輓歌〉
- 《三個傻瓜》——他曾像風一樣自由

2017 / 02 / 22

Trekking from: Salaukhu Khola 附近營地 → Fikuri → Kaula Besi Bazaar

在溪谷紮營對我是件具有特殊意涵的事。試想像山和山之間有一個既開闊又隱密的地帶，人們下到這裡捕魚、煮茶、紮營，就像活在巨大的搖籃裡面似的。尤其到了夜晚，當你走出帳篷取水，會先被谷風吹醒，內裡和末梢的感官因而變得異常敏銳。你必須放輕腳步，憑藉腳尖的力量，將體重從這顆石頭移到另一顆石頭，當你這麼做時，會突然以為星辰和月亮如此近地陪伴著你，但它們不過只是如實地在那裡而已，你突然成了全世界最寂寞的人。

你必須面對黑暗，隨之抗衡的是在黑暗中生成的光明。你握拳面對著山壁，溪裡石頭彷彿能夠浮出水面。《複眼人》裡複眼人只在某些情形下出現並與人對話：獨處的時分、陷入必須面對什麼的時刻。哈凡的伊娜和複眼人說話時就是在溪邊，而哈凡終於追上尋找廖仔屍體的伊娜時，「伊娜的頭髮在水裡散開，變成一朵黑色的花。」

我在暗夜的溪谷謹慎呼吸時，真的會以為複眼人隨時都會來跟我說話。我以為他會朝我走來；我準備迎接他的到來，心裡面也有東西一直向外流去。我去過排骨溪之後，我虛構了他的死亡，用文字重現此地人們古時征戰的情形；最終一切終將逝去，而重現、逝去即是生和死的往復。從前的我可能會這麼說，但現在……

· 尼泊爾老婦人 VS. 緬甸(東北)老婦人  
· Where are you going? → Fikuri 婚禮坐我對面的男孩圍著深色 KATA 問我。

2017 / 02 / 23 ~ 2017 / 2 / 26

Kaule Besi → Singla Pass → Sertung

自從離開 Kaule Besi 後，就沒有遇到什麼村子了，只有零零星星要回 Ruppchet 的村民，以回憶的角度看來，向他們問好的同時意味著該向某些事物說再見了，但在當下我們可能尚未意識到這件事；你以為自己不過是繼續往哪個方向走去，對於正在走進什麼卻毫無覺知。

前兩天的山徑以陡上居多，在二十三號過夜的溪谷營地前，我們不曾發現雪的蹤跡，要是雪線再低一些，這幾天的生活可能會發生全面性的改變：事實上我們難以指出什麼事情會造成全面性的改變；可能是一雙被遺忘的手套，調整得稍微不平的背包側帶，也有可能是喜馬拉雅熊的爪印，地震中塌毀的山路，或者是我們終於接上正確的路徑、離 Sertung 村只剩一公里時所見的喜馬拉雅猴(待確認，白面)。

二十三號時，我們不斷抓緊每個與村民相遇的機會，儘可能確認往 Ruppchet 的路徑是否正確。每個人指著遠方的路的手勢和眼神都不一樣，有些人會背向遠方直接對空比劃出一條彷彿不存在的路徑，而有些人會鎖定遠方，使遠方成為真切存在的事物。

在谷地紮營是種完全令人無法想像的可怕，在沒有刀的情況下，砍斷樹枝做為柴火是幾乎不可能的，只能撿拾落在地上的木頭或村民砍樹劈出的木屑。但即使已然生火，

低溫還是以一種令人無法想像的方式滲入我們的帳篷裡、身體裡。你在將近清晨時醒來，所有置放在帳篷外的裝備都結了一層霜，而夜晚的氣溫也超過了你睡袋的極限溫度，只能在睡袋裡不斷發抖。離開谷地時，我們仍然必須將所攜帶的衣物全數穿上走一段路，才能脫離缺乏陽光的冰冷所在。

已經開始不再相信自己所設定的時程，也不能全然倚賴地圖上的路徑；村子裡的人報的路時常比地圖上的路輕鬆許多，能夠走平緩的古道。但時間時常是不可信的。

- 尼泊爾人↓映著山的民族、肖像(背山、面山的時刻)
- 要學生火必須從顧火開始學起↓必須先瞭解火的特性

我從沒有這種瘋狂書寫的衝動，即使曾經有過，也不曾像現在一樣瘋狂思念著什麼。洪堡德有時也會陷入「在夜晚瘋狂寫信的時刻」，但他隔天便會忘記這件事，要幾個月後才有可能再次發生這種情況。在超過海拔三千五百公尺的這幾天，我激烈地陷入回憶的狀態，即使這麼做是有風險的，但回憶仍然無時無刻像寒冷一樣侵襲我的腦海。

人生跑馬燈不只是瀕死的時刻才發生，事實上在獨自一人時就不斷在發生著。接近

死亡時，不過是影片的最後幾節，你下意識地罵聲「啊幹」，就開始步入結束的時刻。那時我們必須自一面積雪的山壁下切，除此之外別無他法。為了避開過於陡峭的地勢，我們一手扶著山壁，打算慢慢沿著山腰之字型到達下頭。但我在積雪上踩出腳點時踩得不够硬，一腳不穩，另一腳偏偏又踏進大腿深的積雪，重心不穩的結果導致我開始滾落山壁。一陣空白之後，求生的本能迅速填補縫隙。我本能地將手插進雪裡，身體才停止滾動。

接回沒有積雪的山徑後，我陷入接近譫妄的狀態，瘋狂地想離開這他媽的一切。但離開地獄的方法是只能繼續行走，連流出一滴眼淚的時間都不被容許。是真的沒有那個時間。

在白天看來親切而美麗的地方，到了夜晚卻會成為登山者的地獄。當然，你能夠在太陽隱沒之前看出一些跡象，變成枯骨的樹木意味著季節的殘酷，霜凍的草原則意味夜間驟降的氣溫。盡可能不要全然信任任何地方，即使必須倚靠它。

@Serjung

- Singla南北向，北面雪多／牛羊四月上山，十一月下雪前下山
- 溪谷都是硬冰

2017 / 02 / 28

@hot spring

· 底線 ↓ 堅持不冰攀 ↓ 知道自己達不到某個狀態  
趕牛犁田的人的吆喝聽起來像是吟唱，已然形成旋律。時而盤旋、低沉，時而拔尖，輔以口哨。而你知道這一切可能會消失，或轉變形式（trekking route 被打算做起來）。

2017 / 03 / 01

今天早晨吃飯時感覺左下排某顆剩下一半的牙齒開始鬆動，這是昨天吃 Roti 時不小心咬到過焦的部分造成的。把米、麵粉和睡墊用力塞到大背包底層，將更輕的事物疊在上層，即將打包完成準備離開前，我用各種方式想直接把那顆牙齒搖下來。留了一些血和無數疼痛之後，牙齒總算脫落了，但我卻也開始暈眩，走了一小段草木叢生的陡上路就無法再繼續前進。

於是我們又回到溫泉附近的營地，將帳篷重新搭好、營火重新升起。幸好昨天撿了過多的柴，不需擔心一整天無柴可用。我躺進帳篷裡，即使蓋了睡袋，身體還是些微發冷，暈眩也沒停止的跡象。

雖然如此，我們卻也得到一整天的營地生活。我們的營帳紮在吊橋下方，離溫泉水池只需要幾公尺，為了避免隔日清晨水氣凝結弄溼帳篷，我們設法使營火的熱氣能夠進入帳篷。

出發的日子至今，我們的營地生活儼然形成一些規則和規律。我主要負責的工作是撿柴，岳負責生火和煮飯，其他瑣事也幾乎是我在處理，因為岳不能離開那堆火。

在缺乏山刀之類工具的情況下，只能盡量搜尋掉落的乾柴。在低海拔地區（兩千公尺以下）的溪谷地帶通常能撿到岸邊的枯枝落葉，如果往高處走，也能在山徑上撿到乾燥的木頭（氣候不溼、砍柴的木屑）。高於兩千公尺，又是在迎風面的山坡，則能夠輕易撿到經歷風霜、枯骨一般的樹幹和枝條（種類？）。

在溫泉營地這裡，我分別在以吊橋連接的兩座山上撿拾木柴。靠近我們這一側是背負木柴（有葉和無葉）的婦人家。大約早上九點她們空著手到吊橋另一頭砍柴，下午三四點才會一籃一籃地回到這一頭。另一頭的山徑上能夠撿到許多廢棄的木頭，也有許多乾燥的動物糞便。羊和驢子會列隊過橋，小羊的叫聲很像嬰兒哭泣。

2017/03/04

書這種東西一定會一直存在的，一定會有人需要書↓Setung住處廚房內的火堆有時我會覺得那象徵希望，爐子裡的食物總是不會使路過或特地前往此地的旅行者失望。但看過老闆娘煮食的一切過程，會推翻這種說法；你會覺得不過是有某個人在某個時刻適時地找來一些柴火引燃而已，老闆娘的神情看起來很輕，卻一再擔任以生命的重量引火的角色。

1. 河階地—Hindung, Setung 梯田

2. Another Way → 山的另一頭、懸崖路

.....

因此，歷史，不論是沼澤史還是市場史，都以矛盾為終結。這些沼澤的最終價值就是：它們屬於荒野。而鶴是荒野的化身。但所有的荒野保護都是自我欺騙，因為想要珍愛荒野，就必須凝視它、親近它，然而，經歷了夠多的凝視與親近之後，也就沒有荒野可供珍愛了。

——《沙郡年紀》，〈沼澤地的輓歌〉，李奧帕德(Aldo Leopold)

2017/03/05

親愛的聆聽者，請原諒我，這幾天的我無能好好書寫，意即我已經許久不曾好好對著某個不甚特定的對象說話。我現在有了寫信的衝動，只是不知道該將誰設置為接收訊息的對象。也許我真的該好好找一個人說話了。

當我進入上述的狀態，書寫這件事開始變得不一樣了，開始產生奇特的療效。這並不是指書寫是種做為治癒什麼的媒介，但有某個世界在寧靜之中突然舒展開來，這會令我聯想到Hindung那場很快襲捲而來，卻也很快收拾自身離去的冰雹和雨水。

我想將這個情境命名為山，而我為之脆弱，同時與之抗爭的是不斷的情感拉扯。

從第一個溫泉到Hindung的路上，你必須過兩次橋。很多時候都是這樣，這岸沒有

路，就想辦法到另一岸，最後再設法越過什麼回到這岸來。我們一直在做類似的事情，即使兩個村子所在地擁有相似的海拔，你也必須先下切到非常低、幾乎接近溪谷裡的地方，再緩慢地爬回另一個村子的海拔。

塔芒以前的健行路線有許多河階地，因此能夠開闢成壯闊的梯田景觀。接近村子的時候，就可以聽見犛牛的人們各自不同的歌曲，每種音調的存在都是為了使這一切趨向和諧，但從某些角度看似乎又不是這麼回事。

離開Hindung住宿地的早上，吃著puri時男主人的父親平白無故地遞給我們一張單子，上面寫一千尼幣的款項。我們以為是餐費的收據所以很快地將一千尼幣給他，但沒想到臨走前男人又開了一張收據給我們，上面詳細列出餐食和食材的款項。我們表示了疑惑，他父親就將一千尼幣的收據拿出來指著上面的文字，我們才看清楚那是資助修築通往Ganesh Himal健行路線的捐款聯。他父親用半威脅的口吻和我們說：「If you don't pay, we will don't like you.」我們回到Ser tung時向當地的NGO確認，才得知我們可能被騙了。

今天以前(3/5)，我一直不太能確定拉扯自己的事物到底具體的是什麼。我只知道自己受不了他的毛毛躁躁(儘管我知道那是出於他十分重視每個細小的環節)，以及缺乏核心卻異常篤定的步伐。我想我已經寫過、思考過不下數百次，但我認為他缺乏核心也可能是我對他的核心缺乏理解。我終於在今日理解他情感拉扯的所在：我太少在帳篷外

陪伴他。

2017/03/06 ~ 2017/03/08

對了地圖之後，確認了我們從Singla硬是下切：向北的河谷，在那之後我們由經過Sekrang的小徑回到主路，走到一處草場不小心往Borang方向走，發現河流走向是向西而非向北才轉換方向。

· Hindung後山森林燒出一道痕跡。

我想我也許已經能夠試著解釋「孤獨」這個詞彙的意涵了，只不過必須以在山上的思維這麼做。除了思考自身的孤獨之外，我也必須設想伴侶的孤獨，兩個人不只千百種的孤獨碰撞起來雖然能夠使寂寞被免除，卻往往會陷入比寂寞更艱難的處境。

我很清楚自己對山的理解仍然甚少，但有的時候卻又覺得自己能夠理解山傳遞的訊息。我在想他的孤獨是不是害怕自己事實上終究到不了任何地方，這種潛在的恐懼藏

在每個徒步者的心中。我並不想成為這種孤獨的擁有者，我並不想全然跨越到線的另一頭：線的一頭是對世界的認知，另一頭是對自身的體察，而我希望自己站在這兩者之間，因此必須承擔情感的拉扯。

· 面對Ganesh Himal時，Singla在身後

面山（趨向某事物）  
背山（遠離）

· People gets weak

## 不抱希望的抵抗

2017 / 03 / 15

苡珊：

我不曉得自己能不能夠活下來將這封信交給你，如果我能，我希望能親自在加德滿都交給你這些話語，但若我不幸和聖岳死於現在藏身的狹小岩窟，這些文字會隨著時間緩緩地被浸溼成糊爛的紙漿，那麼就再也沒有人能夠讀到它們了，但即使是如此，此刻我仍然必須留下什麼。書寫這些文字目的也許並不真的是為了被發現，而是因為我始終相信你所說過的：有些事物即使不被發現，卻不代表它不存在。這件事深深地印在我心中接近信念的事物裡頭。

原諒我此刻的字跡非常潦草，這裡的積雪尚未消融，氣溫一直都非常低，每天我們為了節省存糧，一天只能吃半包餅乾，我的體力已經逐漸開始不支了。

我從未像現在如此貼近死亡。



我已經能夠體會約翰·伯格所說的「死者默默等待的想像」，也開始理解為何他說宗教的存在是為了明白生者和死者之間的交換。我和聖岳原本都是不特別信神的人，但每天我們開始自創許多宗教儀式試圖去得知自己的命運一點點。我們每天都處在盼望、恐懼、不安和偶爾的絕望之中，談論過去和未來都是痛苦的。有時覺得自己既遠離了希望，但也遠離了絕望，雖然時常掉入不安的深淵之中。

在寫這封信給你時，我才意識到是你和明益教會了我什麼是「抵抗」。明益告訴我們書寫是為了抵抗死亡，而你讓我知道什麼是以書寫抵抗遺忘。對此刻的我而言，遺忘並不是真的忘記了什麼，而是事物開始被記起的時刻，儘管那些事物可能不能明確地被指認了。

如果我們有幸被救援，我們原定半年的旅程可能就不能繼續下去了，旅行的責任暫時由你繼續下去，我們已經凝視過一次死亡。我現在非常思念自己生命所經歷過的一切，同時希望自己能活著繼續承擔生命。

你知道嗎？直到今天我才給岳看了你在一月十七日前寫給我的信以及我在這一路以來寫的日記。在等待被救援或者死亡的時刻，我們才對彼此告解，即使是情人，也還是有可能直到這樣的時刻才會告解。我因為回憶止不住地大聲哭泣，但同時也感受到某種堅實的溫暖。抱歉即使是離死亡如此接近的時刻，我仍然不知道該如何把想和你說的全數以文字的形式表達。但我總相信你對我的生命是理解且珍惜的，我多麼希望你能和你

再說上一句話、一起騎一趟車、談論一段美好的文字和某些人，如果最後我跟岳將一死，請不要過度地悲傷，你所做的便是去愛人，就去愛吧，答應我好嗎？

宸君 2017.03.15

致羅苾珊